

校讎目录辨

程千帆

治书之学，旧号校讎。比及今世，多称目录。核其名实，歧义滋多。《文选注》及《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云：“按刘向《别录》，‘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盖校讎本义，惟在是正文字。然观《国语·鲁语》载闵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则次第篇章，亦称校矣。此一歧也。而郑樵《通志序》谓其《校讎略》之作，乃“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详所论列，求书、校书之外，兼及类书、藏书。是此诸业，亦归校讎。此又一歧也。逮章学诚撰《校讎通义》，自叙其书，以为“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其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则虽求之、校之、类之、藏之，犹未足以尽校讎之能事。必也，明系统，精类例，使人得由书籍之部居类别，以见道术之源流异同。此又一歧也。

校讎歧义，具如上述。还语目录，何莫不然。《文选注》尝引《别录·列子目录》，其文今存，盖即刘向校书，随竟奏上，合《汉书·艺文志》所指“条其篇目”之目与“撮其指意”之录而成之篇。是目录之始，在为一书条篇目，撮指意，俾览者得于籀读之光，知其大

较,其事甚明也。嗣班固《汉书·叙传》述其志艺文,有“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之语。持是以稽《汉志》体例,则班氏之所谓目录,已引申条一书篇目之义为定群书部类;撮一书指意之义为别学术源流。后来承响,遂有以为治学涉径之学者。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即是此义。此一歧也。而黄丕烈《汪刻〈郡斋读书志〉序》曰:“余从事于此,逾二十年。自谓目录之学,稍窥一二,然阅历既久,知识愈难。曾有《所见古书录》之辑,卒不敢以示人者,以所见之究未遍也。”考丕烈昔人列之赏鉴家,其精诣独在版本,旁及校藏;于类例出入,学术派别,初未闻有所甄明。兹亦以目录为言,则赏鉴校藏诸端,皆此学所有事矣。此又一歧也。然语及目录学界义之恢宏,近人张尔田之言,尤为极致。其孙德谦《〈刘向校讎学微〉序》曰:“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而为此学也,亦非殫见洽闻,疏通知远之儒不为功。乃世之号目录家者,一再传后,寢失其方,百宋千元,标新炫异。其善者为之,亦不过如吾所谓鳃鳃于写官之异同,官私著录之考订而止;剖析条流,以为纲纪,固未之有闻。”详张氏此所谓目录,即前引章氏之所谓校讎,盖笼括一切治书之学,而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为之主。此又一歧也。

由上可知,盖始有校讎目录之事,继有校讎目录之名,终有校讎目录之学。其始也相别,其继也乱,其终也相蒙。若夫目录之名,昉诸汉世,目录称学,则盛有清。虽征之载籍,宋苏象光《丞相魏公谭训》尝记乃祖颂“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可据以远溯宋初,然固未甚通行也。故自郑樵而后,治书之学,统被校讎之名,其正诂遂转晦。逮于乾、嘉,异书间出,小学尤精,古籍脱讹,多所改定。校讎本义,复显于时。彼以类例部次为主者,乃不得不别号其学为目录。其在

初兴，章学诚尝持异议，见意于《信摭》之篇。其言曰：“校讎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为校讎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讎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异。且摇曳作态以出之。言或人不解，问伊：书只求其义理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彼则笑而不言。真是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矣。”章氏云云，乃已习于固有之名，遂致讥于新兴之学。然言虽骏利，殊鲜和人。则以校讎一词，沿用最久，叠经变易，义陷模糊。不独目录之学，拔帜树帜，即专事是正文字者，且或改称校勘之学，以自殊异。夫以偏概全，既涉淆混，求其副实，更造新名，此学术史中公例，无足惊奇，而况宋代已有此称乎？此其所论，不免拘虚之见矣。其后若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云：“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讎之祖。班《志》缀其精要以著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不独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讎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讎也。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所言虽推衍郑、章，而已校讎目录二名交举。张氏《〈刘向校讎学纂微〉序》又云：“《隋书·经籍志·簿录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知校讎者，目录之学也。”而德谦以郑氏校讎一略，备论编次，因亦言：“夫校讎略中而备论编次之事，则校讎者，乃目录之学，非仅如后世校讎家但辨订文字而已，是可知也。”则均径以校讎即是目录。诸家之说，皆相乱相蒙之证，此二者之同异，与夫所以同异之故，胥治斯学所当先知者也。

至名称而外,范畴若何,自来学人,亦有数说。“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为校讎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收采异本,上则补金匱石室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意旨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归家之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之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贋,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此洪亮吉《北江诗话》之说一也。“自刘、班志艺文,而后人得考天府之储存;自晁、陈传书目,而学者藉见私家之著述。海内流传,或钞或刻,不下百数十种,然亦分为两派:一则宋刊明钞,分别行款,记刻书之年月,考前贤之图记,此赏鉴家也。一则包括四部,交通九流,蓄重本以备校讎,钞新帙以备浏览,此收藏家也。”此缪荃荪《古学汇刊》序目》之说二也。“近世言藏书者,分目录版本为两种学派。然二者皆兼校讎,是又为校勘之学。”此叶德辉《书林清话》之说三也。“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则目录家之目录是也。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鉴别旧槧、校讎异同者,则藏书家之目录是也。提要钩元、治学涉径者,则读书家之目录是也。”此汪辟疆师《目录学研究》之说四也。尝试考之,洪氏所言,乃就藏书者流立论,非一指治书之学。所谓掠贩之辈,直书估之精于鉴别者尔,奚足名家?若考订一项,则治书虽不废考订,然考订之学,又非治书之学所能包,是二者但交相为用而已。故所标举,独校讎、收藏、赏鉴三家可称治书之学,而不及书籍部次。缪氏所陈,又隘于洪,盖与黄丕烈同以鉴藏为主。叶氏举目录版本为藏书家之两派,谓皆

兼校勘。然藏书亦自有其道，非目录版本而兼校勘即可尽者。至汪先生持论，殆以目录为宗，其所云目录家、史家、读书家者，皆目录学之流派尔，余则并入之藏书家。见仁见智，广狭之殊，抑又如此。

窃意四家所云，各存微尚，局通虽异，专辄无嫌。而今欲尽其道，则当折中旧说，别以四目为分。若乃文字肇端，书契即著，金石可缕，竹素代兴，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脱讹，何由籀读？则校勘之学宜次及者二也。篇目旨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又次者三也。收藏不谨，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伤锢蔽。则藏弃之学宜再次者四也。盖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藏弃，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而名义纷纭，当加厘定，则校讎二字，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而别以专事是正文字者，为校勘之学。其余版本、目录、藏弃之称，各从其职，要皆校讎之支与流裔。庶几尚友古人，既能递溯而明家数；启牖来学，并免迷罔而失鉴衡，其亦可也。

校讎学范畴诸家论列异同表

洪 说	缪 说	叶 说	汪 说	程 说
(3) 收藏家	(2) 收藏家			(4) 藏弃之学
(4) 赏鉴家	(1) 赏鉴家	(2) 版本派	(3) 藏书家	(1) 版本之学
(2) 校讎家				(2) 校勘之学
		(1) 目录派	(1) 目录家	
			(2) 史家	(3) 目录之学
			(4) 读书家	
(1) 考订家				
(5) 掠贩家				